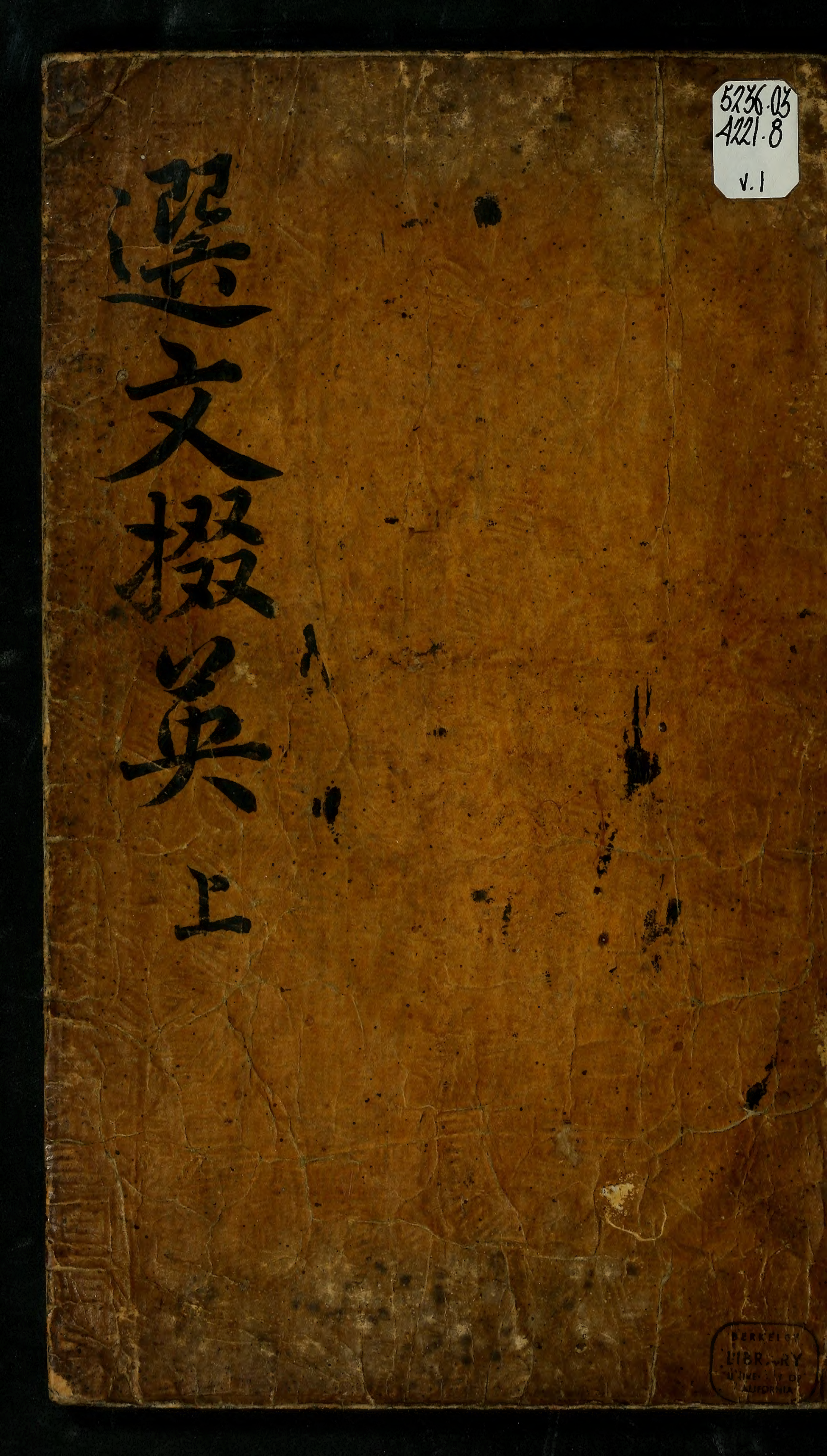


5236.03
A221.8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選文掇英上目錄

Tsang... (Korea)
203663

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僣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内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

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
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
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
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
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
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
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
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
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

白屋請吏師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
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
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絶
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
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
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
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
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
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
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

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
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
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
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
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
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
任焉今以冀州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
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
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昬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

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
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
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
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
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
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
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
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

之休命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

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衛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

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
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
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
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
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守内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援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掛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

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
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覊致北闕此二臣豈好
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
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
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
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
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
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

刃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
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馘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呉闕
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没世無聞徒榮其軀
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圏牢之養
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
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呉會

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發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

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
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
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
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
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

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䟽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
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
不咸庸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
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
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
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
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

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
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
絶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
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
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
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
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
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
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
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

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
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
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
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
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
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僂僂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勸進表

劉越石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

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
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
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
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
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
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
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
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

流離弃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

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
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
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
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通無異言遠無異望謳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
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
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
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

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
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
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
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
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
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
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

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勝置守塚人表　張士然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夫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絛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

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疆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

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壠永以為常

薦譙元彥表　桓子元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

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絶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跡不面僞

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
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
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
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
徒以斂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彥昇

臣雲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

靡兢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皇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析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搆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

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緫集顧已及躬何
以臻此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
尤存諸公之費脩拾青紫豈待明經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逹
識継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
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
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
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澠都不綱西
園成市金章有盈筒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
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

加寵私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
私授受交失近世侍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
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
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
德盛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
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
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
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
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任
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

義所之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
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奭之十旬
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
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
彝章載穆徽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
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絶故老之
口必資不刋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跡存乎泗水
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
擬跡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
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況
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顔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
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
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
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

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義道非蕪濟事止樂
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鵷鷺東
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
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
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
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
刋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
陵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蓐螻蟻殊禱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倘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
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
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

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
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
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
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
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

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
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
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
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
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
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

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

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盗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跡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

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

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
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
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
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
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
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
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
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将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
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
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魏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
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
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
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
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
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
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
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
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
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
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
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
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
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
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
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

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隷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
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
欲引決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
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
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
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
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
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

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懃甚厚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毁譽
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
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揔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
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
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
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以為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送其終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
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力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責僕

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凛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是吾
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
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
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

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
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
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
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
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
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
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
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窺景何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
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
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入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啟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圖不逮下愚則中才
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
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
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
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
戎季良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為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
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
陽平據石門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
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
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過高唐者効
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閭自入益部
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
文辭異於他日怖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
言歟夫騄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汙池䙝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絶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恠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汙池褻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厩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絶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遍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過
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
貸故之變匪有陰搆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
之舋也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
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
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
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决計秉龖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龖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疊共疊同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之後伐之 見史記韓非傳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顧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瀁之形定江濵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
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徵知著
耳以君之明觀孫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
勢少力之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
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
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
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
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

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孫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

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儁子布顧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入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悦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来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

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兹勗之而已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
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
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
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
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

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

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
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
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
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
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
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
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
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

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

漏諜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擢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護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悄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濵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

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
篪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而無聞情
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
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
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
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
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
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

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
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
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
勝貝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
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

味踰方丈逍遥陂唐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
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漁蒲且讃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
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来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濵
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
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
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
古人遠矣然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
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

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来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来未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
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雠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二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

可以為輪囷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
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
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
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
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
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

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悲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荊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

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
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
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
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
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
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
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譸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

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
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
陽而城池不守搏皷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
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
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
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
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
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秦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
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
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
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
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鑑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
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
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剌木以來
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

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言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楊兖豫爭驅八衢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不迥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祼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
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
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
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蹴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
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

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秀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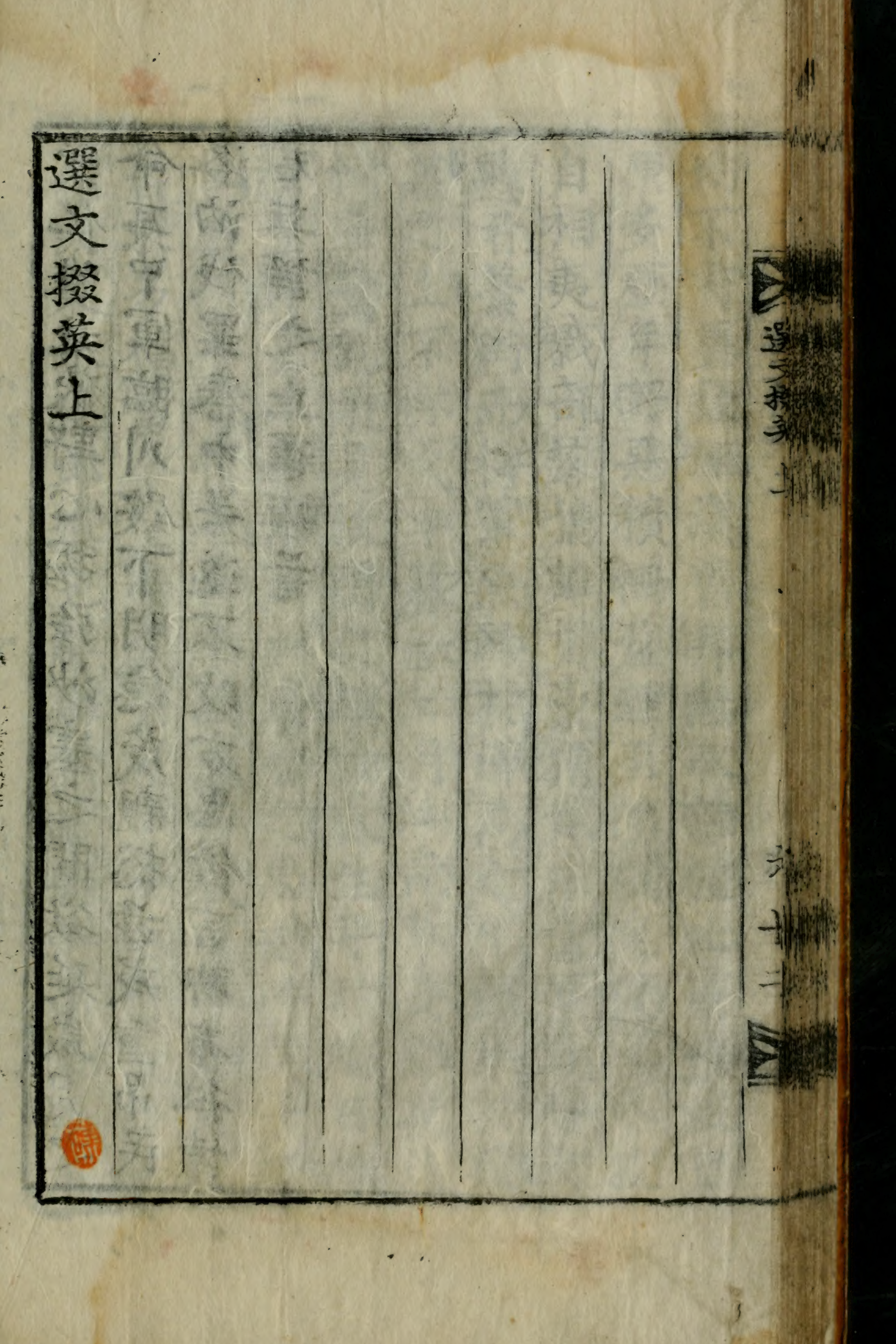
與陳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

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
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
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
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
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
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
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

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

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玆戎重弔民
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悛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君其詳之 丘遲頓首



選文掇英上



